

佛光大藏經

部錄語・藏禪

二錄語宿尊古



行印會員委務宗山光佛

佛光大藏經

禪藏

・語錄部

古尊宿語錄二

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

佛光大藏經

禪藏・語錄部

古尊宿語錄二

□監
□主

修□星雲大師

編□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

□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初版

有版權・請勿翻印

□發行者□佛光山宗務委員會

□發行人□佛光出版社慈惠（張優理）

□出版者□佛光出版社

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㊧（〇七）六五六四〇三八一九

□流通處□佛光山寺

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㊧（〇七）六五六一九二一一八

佛光書局

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㊧（〇七）二七二八六四九

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七二號九樓之十四 ㊧（〇二）三一四四六五九

臺北市汀州路三段一八八號二樓 ㊧（〇二）三六五一八二六

□排版者□法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□印刷者□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□法律顧問□蘇盈貴律師

□郵政劃撥第〇〇四五六三五—五號

□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

□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古尊宿語錄卷第十三

趙州真際禪師語錄并行狀卷上

南嶽下四世
嗣南泉願

師即南泉門人也，俗姓郝氏，本曹州郝鄉人也，諱從諗。鎮府有塔記云：「師得七百甲子歟，值武王微沐，避地岨嶮，木食草衣，僧儀不易。」師初隨本師行腳，到南泉，本師先人事了，師方乃人事。南泉在方丈內卧次，見師來參，便問：「近離什麼處？」

師云：「瑞像院。」

南泉云：「還見瑞像麼？」

師云：「瑞像即不見，即見卧如來。」

南泉乃起問：「你是有主沙彌？無主沙彌？」

師對云：「有主沙彌。」

泉云：「那箇是你主？」

師云：「孟春猶寒，伏惟和尚尊體起居萬福！」

泉乃喚維那云：「此沙彌別處安排。」

師受戒後，聞受業師在曹州西住護國院，乃歸院省覲。到後，本師令郝氏云：「君家之子遊方已迴。」其家親屬忻懌不已，祇候來日咸往觀焉。

師聞之，乃云：「俗塵愛網，無有了期，已辭出家，不願再見。」乃於是夜結束前邁。其後自攜瓶錫，遍歷諸方，常自謂曰：「七歲童兒勝我者，我即問伊；百歲老翁不及我者，我即教他。」

年至八十，方住趙州城東觀音院，去石橋十里，已來住持枯槁，志効古人。僧堂無前後架，旋營齋食，繩床一腳折，以燒斷薪，用繩繫之，每有別制新者，師不許也。住持四十年來，未嘗齋一封書告其檀越。

因有南方僧來舉：「問雪峰：『古澗寒泉時如何？』」雪峰云：「瞪目不見底。」學云：「飲者如何？」峰云：「不從口入。」

師聞之，曰：「不從口入，從鼻孔裏入。」

其僧卻問師：「古澗寒泉時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苦。」

學云：「飲者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死。」

雪峰聞師此語，讚云：「古佛！古佛！」雪峰後因此不答話矣。

厥後因河北燕王領兵收鎮府，既到界上，有觀氣象者奏曰：「趙州有聖人所居，戰必不勝。」

燕趙二王因展筵會，俱息交鋒，乃問：「趙之金地，上士何人？」

或曰：「有講《華嚴經》大師，節行孤邈，若歲大旱，咸命往臺山祈禱，大師未迴，甘澤如瀉。」

乃曰：「恐未盡善。」

或云：「此去一百二十里，有趙州觀音院，有禪師年臘高邈，道眼明白。」

僉曰：「此可應兆乎！」

二王稅駕觀焉，既屆院內，師乃端坐不起，燕王問曰：「人王尊耶？法王尊耶？」

師云：「若在人王，人王中尊；若在法王，法王中尊。」燕王唯然矣。

師良久中間問：「阿那箇是鎮府大王？」

趙王應：「諾，弟子^①！」

師云：「老僧濫在山河，不及趨面。」

須臾，左右請師爲大王說法，師云：「大王左右多，爭教老僧說法？」乃約令左右退。

師身畔時有沙彌文遠高聲云：「啓大王：不是者箇左右。」

大王乃問：「是什麼左右？」

對曰：「大王尊諱多，和尚所以不敢說法。」

燕王乃云：「請禪師去諱說法。」

師云：「故知大王曩劫眷屬俱是冤家，我佛世尊，一稱名號，罪滅福生；大王先祖，纔有人觸著名字，便生嗔怒。」師慈悲非倦，說法多時，二王稽首讚嘆，珍敬無盡。

來日將迴，燕王下先鋒使聞師不起，凌晨入院，責師傲亢君侯。師聞之，乃出迎。

接，先鋒乃問曰：「昨日見二王來不起，今日見某甲來，因何起接？」

師云：「待都衙得似大王，老僧亦不起接。」先鋒聆師此語，再三拜而去。

尋後趙王發使取師供養，既屆城門，闔城威儀迎之人內。師纔下寶輦，王乃設拜，請師上殿，正位而坐。師良久，以手斫額云：「堦下立者是何官長？」

左右云：「是諸院尊宿并大師、大德。」

師云：「他各是一方化主，若在階下，老僧亦起。」王乃命上殿。

是日齋筵將罷，僧官排定從上至下，一人一問。一人問佛法，師既望見，乃問：「作什麼？」

云：「問佛法。」

師云：「這裏已坐卻老僧，那裏問什麼法？二尊不並化^②。」王乃令止。其時國后與王俱在左右侍立，國后云：「請禪師爲大王摩頂受記。」

①「子」字下，卍續本有夾注「緣趙州屬鎮府，以表知重之禮。」

②「化」字下，卍續本有夾注「此乃語之詞也」。

師以手摩大王頂云：「願大王與老僧齊年。」

是時迎師權在近院駐泊，獲時選地建造禪宮，師聞之，令人謂王曰：「若動著一莖草，老僧卻歸趙州。」

其時寶行軍願捨菜園一所，直一萬五千貫，號爲真際禪院，亦云寶家園也。師入院後，海衆雲臻。是時趙王禮奉，燕王從幽州奏到，命服鎮府，具威儀迎接，師堅讓不受，左右舁箱至師面前云：「大王爲禪師佛法故，堅請師著此衣。」

師云：「老僧爲佛法故，所以不著此衣。」

左右云：「且看大王面。」

師云：「又干俗官什麼事？」乃躬自取衣挂身上，禮賀再三，師惟知應諾而已。師住趙州二年，將謝世時，謂弟子曰：「吾去世之後，焚燒了，不用淨淘舍利。宗師弟子不同浮俗，且身是幻，舍利何生？斯不可也。」令小師送拂子一枝與趙王，傳語云：「此是老僧一生用不盡底。」

師於戊子歲十一月十日端坐而終，于時寶家園道俗車馬數萬餘人，哀聲振動，於時盡送終之禮，感歎之泣，無異金棺匿彩於俱尸矣！莫不高營鴈塔，特豎豐碑，謚號

曰真際禪師光祖之塔。

後唐保大十一年孟夏月，旬有三日，有學者咨聞東都東院惠通禪師，趙州先人行化厥由，作禮而退，乃授筆錄之。

師問南泉：「如何是道？」

泉云：「平常心是道。」

師云：「還可趣向不？」

泉云：「撥即乖。」

師云：「不擬，爭知是道？」

泉云：「道不屬知不知，知是妄覺，不知是無記。若真達不疑之道，猶如太虛，廓然蕩豁，豈可強是非也？」師於言下頓悟玄旨，心如朗月。

南泉上堂，師問：「明頭合？暗頭合？」泉便歸方丈。

師便下堂云：「這老和尚被我一問，直得無言可對。」

首座云：「莫道和尚無語，自是上座不會。」

師便打，又云：「這棒合是堂頭老漢喫。」

師問南泉：「知有底人向什麼處去？」

泉云：「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。」

師云：「謝和尚指示。」

泉云：「昨夜三更月到窗。」

師在南泉作爐頭，大眾普請擇菜，師在堂內叫：「救火！救火！」大眾一時到僧堂前，師乃關卻僧堂門，大眾無對，泉乃拋鑰匙從窗內入堂中，師便開門。

師在南泉井樓上打水次，見南泉過，便抱柱懸卻腳云：「相救！相救！」

南泉上樓梯云：「一二三四五。」

師少時間卻去禮謝云：「適來謝和尚相救。」

南泉東西兩堂爭貓兒，泉來堂內提起貓兒云：「道得即不斬，道不得即斬卻。」大眾下語皆不契泉意，當時即斬卻貓兒了。

至晚間，師從外歸來問訊次，泉乃舉前話了，云：「你作麼生救得貓兒？」師遂將一隻鞋戴在頭上出去。

泉云：「子若在，救得貓兒。」

師問南泉：「異即不問，如何是類？」

泉以兩手托地，師便踏倒，卻歸涅槃堂內叫：「悔！悔！」

泉聞，乃令人去問：「悔箇什麼？」

師云：「悔不剩與兩踏。」

南泉從浴室裏過，見浴頭燒火，問云：「作什麼？」

云：「燒浴。」

泉云：「記取來喚水牯牛浴。」浴頭應諾。

至晚間，浴頭入方丈，泉問：「作什麼？」

云：「請水牯牛去浴。」

泉云：「將得繩索來不？」浴頭無對。

師來問訊泉，泉舉似師，師云：「某甲有語。」

泉便云：「還將得繩索來麼？」師便近前驀鼻便拽。

泉云：「是即是，太羸生！」

師問南泉：「離四句，絕百非外，請師道。」泉便歸方丈。

師云：「這老和尚每常口吧吧地，及其問著，一言不措。」

侍者云：「莫道和尚無語好。」師便打一掌。

南泉便掩卻方丈門，便把灰圍卻，問僧云：「道得即開門。」多有人下語，並不契泉意。

師云：「蒼天！蒼天！」泉便開門。

師問南泉云：「心不是佛，智不是道，還有過也無？」

泉云：「有。」

師云：「過在什麼處？請師道。」泉遂舉，師便出去。

師上堂謂衆曰：「此事的的沒量大人出這裏不得。老僧到瀉山，僧問：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」瀉山云：『與我將床子來。』若是宗師，須以本分事接人始得。」

時有僧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

師云：「庭前柏樹子。」

學云：「和尚莫將境示人。」

師云：「我不將境示人。」

云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

師云：「庭前柏樹子。」

師又云：「老僧九十年前見馬祖大師下八十餘員善知識，箇箇俱是作家，不似如今知識，枝蔓上生枝蔓，大都是去聖遙遠，一代不如一代。只如南泉尋常道：『須向異類中行。』且作麼生會？如今黃口小兒向十字街頭說葛藤，博飯噉，覓禮拜，聚三五百衆，云我是善知識，你是學人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清淨伽藍？」

師云：「丫角女子。」

「如何是伽藍中人？」

師云：「丫角女子有孕。」

問：「承聞和尚親見南泉，是否？」

師云：「鎮州出大蘿蔔頭。」

問：「和尚生緣什麼處？」

師以手指云：「西邊更向西。」

問：「法無別法，如何是法？」

師云：「外空、內空、内外空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佛真法身？」

師云：「更嫌什麼？」

問：「如何是心地法門？」

師云：「古今榜樣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賓中主？」

師云：「山僧不問婦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主中賓？」

師云：「老僧無丈人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一切法常住？」

師云：「老僧不諱祖。」

其僧再問，師云：「今日不答話。」

師上堂云：「兄弟莫久立，有事商量，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。老僧行腳時，除

二時齋粥是雜用心力處，餘外更無別用心處也，若不如此，出家大遠在。」

問：「萬物中何物最堅？」

師云：「相罵饒汝接嘴，相唾饒汝潑水。」

問：「晝夜不停時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僧中無與麼兩稅百姓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一句？」

師云：「若守著一句老卻你。」

師又云：「若一生不離叢林，不語十年五載，無人喚你作啞漢，已後佛也不柰你何。你若不信，截取老僧頭去。」

師上堂云：「兄弟！你正在第三窠裏。所以道：但改舊時行履處，莫改舊時人。共你各自家出家，比來無事，更問禪問道，三十、二十人聚頭來問，恰似欠伊禪道相似。你喚作善知識，我是同受拷。老僧不是戲好，恐帶累他古人，所以東道西說。」

問：「十二時中如何用心？」

師云：「你被十二時使，老僧使得十二時，你問那箇時？」

問：「如何是趙州主人公？」

師咄云：「這箇桶漢！」學人應諾。

師云：「如法箍桶著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學人本分事？」

師云：「樹搖鳥散，魚驚水渾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少神底人？」

師云：「老僧不如你。」

學云：「不占勝。」

師云：「你因什麼少神？」

問：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，是時人窠窟？」

師云：「曾有問我，直得五年分疏不得。」

有官人問：「丹霞燒木佛，院主爲什麼眉鬚墮落？」

師云：「官人宅中變生作熟是什麼人？」

云：「所使。」